

第四章 文白異讀與語言層次

從古至今，語言本身的發展並非孤立性的，語言和語言常常會因為不斷地接觸造成相互間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與變化。就語言本身的成分以及發展來說，從古至今並無所謂的「純粹的某種語言」存在。基本上，語言的發展是自然產生的，是無法以強制力量來取代的¹，語言的推移與發展，所代表的是真正民意的選擇趨向。唯有文化的取代，才能造成原有語言的被取代，所以當某種語言被另一種語言所取代，意謂著整個族群的人，相約決意放棄了本來屬於自己的文化，因為沒有了語言就沒有了文化。

正因語言間相互接觸影響的情形頗為複雜，因此語言之間的淵源關係問題便是許多學者專家不停追尋探求的一大課題。世界上的語言學家長期努力不懈的研究，並且嘗試建立說明語言和語言之間的淵源關係及其親族關係，試圖釐清各地語言之間的親疏及相互影響的結果。有些研究報告釐清了語言的發展問題，有些卻仍存在著爭議性。要釐清語言和語言之間的親疏，則必須透過不斷地分析，才能找出語言相互之間的融合問題。

閩南方言是從上古漢語演變而來，它保留了上古漢語的一些特徵。爾後，晉唐以來的移民和文化教育傳播的因素，使得閩南方言也顯現中古漢語的一些特徵，出現了豐富的文白異讀的現象。

閩南方言形成於福建省南部地區，但是這種方言並非自古就有，而是隨著漢人不斷地遷移進入所帶來的。從不同時期不同地方進入閩南地區的漢人，也帶進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漢語方言，這些方言相互影響變化，最後構成了閩南方言，同時也讓閩南方言更加的豐富。

在漢語音韻學的研究上，一個很重要的分語現象就是「文讀」(literary reading)

¹ 這裡所說的無法以強制力量來取代的意思是：若是政治力介入，以政治力量要求人民只能使用某種語言時，人民原有的語言還是會存在，並不會因為政治上的強制性，而完全取代原有的語言。就像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下來，雖然到最後才開始使用較嚴厲的手段，當他們離開時，台灣有57%的人民會說流利的日文，但本身的母語仍舊保存下來，雖然後來閩南語詞彙中留有日文的痕跡。另外，當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當時嚴格禁止大家說日語、方言，只能說中文，只有中文報紙及節目，六十多年下來，母語仍是被保存下來。只要人民沒有放棄原有的語言，就算有強制力量介入，大家所認同的語言還是會繼續被使用。

與「白話」(colloquial reading)的分別。許多漢語方言都分別有著文讀音和白話音，閩南語在這部分尤其特別顯著。在分析《彙音妙悟》這本重要的閩南方言韻書之前，我們必需要先瞭解「文讀」「白讀」的相關觀念。然而在瞭解文白讀之前，則需要先有一些閩南地區移民史的概念。

第一節 移民對方言的影響

漢語的一大特點就是漢語方言的數量頗多，而語言學家常根據方言的基本語音特徵以及語言的地理分佈，畫出許多不同的方言區和次方言區。我們所瞭解的漢語方言區的形成，都與歷史上各時期的移民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歷史上最早的、最原始的方言區，可說是受到自然地理環境——山川阻隔的影響，當時是語音結構最穩定的時候。但隨著環境不斷的變化與開發、交通進步，人與人接觸的機會越來越頻繁，人口在不同的方言區遷徙活動時，這些人或移民者便會開始對這個方言區產生部分的影響，甚至是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或影響。

但何謂「移民」？《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篇》：「人口遷移(population migration)是指一定時期內，人口在地區之間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地的變動，人口遷移的形是為移民。」²然而移民者影響原方言區的語言結構的改變因素有哪些？取決的因素有四：

一、 移民人數的多寡：

語言和語言間都會相互競爭，其中有一項便是人口競爭力。移民人數的量包括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所指的就是所謂在遷入地總人口數中移民者所占的比例的多寡。移民人口數量太少，很難對當地方言造成影響，還很有可能反過來受當地方言影響，而導致原有語言的改變或消亡。移民人數多一點，是會對原方言

²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頁358。

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但若是說要完全取而代之，移民的人口數量一定是要是相對多數。但人口競爭力中，人口數量並非一絕對的條件，還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要不然當初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時，閩南人口數量雖然占絕對優勢，卻還是敵不過華語。

二、 移民者的集中程度：

所謂的集中程度有兩個意涵：一是集中居住，若是同一批移民者來到新居地，並且集中居住，在新居地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語言優勢，是極有可能漸漸影響原地區的語言。二是集中移民，即是在同一時間有大量移民者湧入，然而大量移民者遷入若是散居各地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當然必須配合第一點的居住地集中影響才會深遠。如同早期台灣社會，在明清時期，兩廣及福建地區開始有移民者進入台灣，但早期來的人數不多，散居各地，其語言的競爭力就顯得薄弱，但漸漸的移民者增加，來自於同鄉的人集中居住，形成群體勢力，因此語言間的誤會與競爭慢慢顯現，械鬥也就隨之而起。

集中居住的影響語人口數量的多寡一樣，並非一絕對因素。兩者若相配合當然影響力大，但是集中居住是否就會影響原方言區的語言那倒未必，只是能確知其語言的變化及所受到的影響會較為緩慢。

三、 移民者的社經地位：

語言競爭力其中有一項便是經濟競爭力，當移民者的社會地位越高，經濟文化具有絕對的優勢時，他所掌握的權力也越大，若再加上他對自己的語言有強烈的認同感、有優越感，是可以不受原有方言的影響，甚至於還會利用自我的權力地位及影響力保存自己的語言文化。

另一方面，當地居民因為對這些社經地位高的新移民，產生仰慕仿效，或是受到政治壓力，是有可能改變或放棄自己原來所使用的語言，積極學習新語言。例如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時，許多父母的認知便是學好中文才能當官，因此早其父母會告訴孩子，把中文學好才能當大官。現在則是把英文學好最重要，因為英文是國際語言，而中文或是母語只是地方語言。因為中文或是母語沒有經濟競爭力，沒辦法靠這兩種語言找到好工作或賺錢，所以現在很多父母認為學好英文才

是當務之急。

由此可見，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強過於人口數量的多寡或是居住地集中。

四、 兩種語言間的差異性：

當原有方言與新移民的語言系統差異越大時，衝突會變得更激烈，有可能因為語言勢力均等，長期並存、長期競爭；差異性不大時，反倒更容易相互影響，使原有地的方言產生變化，但這變化是緩慢而細微的。像是閩南語沒有唇齒聲母 f-，因此許多人讀中文的「ㄘ」時，會讀為 h-並且帶一-u 介音，如「髮」，中文為 fā，閩南人會讀成 huă；而中文的雙唇鼻音韻尾-m，多混入舌尖鼻音韻尾-n 和舌根鼻音韻尾-ng，此現象也影響台灣閩南語的音讀，如「金」，閩南語讀 kim¹，但多數年輕人讀為 kin¹；「南」，閩南語讀 lam⁵，但有些人讀為 lang⁵。

上述影響原語言區語言發展結構的因素並非獨立存在的，它與語言本身的競爭力一樣，許多因素是相互影響，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的。若說有大量的新移民，但是新移民者的社經地位低，本身對自我文化又不具認同感，就算集中居住於某一區域，對原地區的語言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倘若有一批新移民，達到絕對數量，並且社經地位很高，如影響當地經濟的富商大賈，傳授知識文化的文人學士，當然會對當地的語言產生一定作用的影響。又如客家族群，當初他們來到台灣的人口並不多，社經地位也未必高於閩南人，但從客家俗諺「寧賣祖宗產，不賣祖宗言」中，我們知道他們有著強烈的文化認同意識、方言意識，因此也一直保存著自己的方言。

由此可知，移民者對新居住地的語言影響條件，並非單一而孤立的條件，影響的因素涵蓋不同的層面。

第二節 略說閩方言的形成

中國的移民歷史和中國歷史一樣悠久，每個時代的移民歷史一定受該時代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不外乎是戰爭、饑荒所引起的，人民爲了保住生命、爲了經濟效益，不得不離開原鄉到外地重新生活。

福建，一個三面環山，一面朝海的地區，在兩漢以前很少人會涉足的地方，何以後來語言的發展會如此豐富複雜？《周禮·夏官·職方氏》：「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玄注：「閩，蠻之別也。」《說文解字·虫部》：「蠻，南蠻，蛇種。」「閩，東南越，蛇種。」至今，閩南一帶還有許多以蛇爲主的信仰，有許多蛇王廟，可確定當時在此活動的東南越是以蛇爲圖騰的民族。

到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在閩設中郡，但因後來閩越人幫漢滅了秦，因此「立無諸爲閩越王」。爾後，閩越國勢力越來越強大，最後叛變，許多閩越土著爲了躲避戰亂逃至山谷，繁衍下來。當時漢武帝派人平定叛亂並設置了具有實質性的閩中郡，加強統治管理，此舉爲北方漢人入閩提供了適切的條件。

到了三國時期，三權鼎立。孫吳爲了擴張版圖，數次對閩用兵，當時入閩的通道有二：一從陸路，經由崇安入閩北、閩中；一是海路，經由福鼎入閩東、閩南。當時入閩的人是以吳人和楚人爲主，因此在現今福建方言中仍保留了部分的古吳語和古楚語。

從東晉到唐末年間，共有三次大批中原漢人入閩，而閩方言就在這三次的人口遷徙中漸漸形成。

第一次大規模入閩是在西晉永嘉之亂，北方漢人入閩，此次入閩的人口較爲複雜，並無特定的族群。

第二次大規模入閩是隨著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並居住於漳州一帶。當時老泉州與新漳州，無論是在此久居的土著或是新移民都相處融洽，閩南方言就在此階段定型了³。此期移民人口帶來的是上古音和上古語詞。

³ 根據李如龍的看法，莆仙話與當時漳泉音並無明顯差異，直到宋以後才分化出來。而當時記錄泉州禪宗語錄的《祖堂集》，主要是以官話爲主，夾雜部分泉州話

第三次大規模入閩則是在唐末，隨著王潮、王審知兄弟入閩的將士。中唐以後，王室衰微，社會動盪不安，戰亂頻傳並擴及至閩北、閩南，許多人紛紛逃亡遷徙到安全的地方避難，因而導致閩地人口數銳減。而王潮、王審知兄弟帶兵平息許多戰亂後，兩人擁有全閩。

王氏兄弟執政時期，讓全閩百姓修養生息，因此許多人入閩避難，人口數激增。而此次的移民人口大多來自河北光州一帶，並帶來河洛一代方言，也就是帶來了中古音和中古語詞。

這三次大規模的移民後，大約一千年左右，閩地並無大的戰亂，人口變動少了，方言的演變也漸趨緩和。因此，從現代閩方言裡，我們仍可看到上古和中古以及少數古吳楚語的痕跡。上古語音則多見於口語，而中古層語音多半見於書面語。



第三節 文白異讀關係之界定

漢語方言研究中，文白異讀長期以來一直是個熱門且重要的課題。具有文白異讀的語音現象的不只局限於閩南語的語音系統，在中國境內的任何一種方言裡，或多或少都能找到文白異讀的現象，各語言間唯一的不同只在於程度上的差異。

按照一般普羅大眾的說法，文白異讀是同一個字，在讀書和一般口語使用時，有著不同的讀音。而文讀音又稱之為「文言音」、「讀書音」、「孔子白」、「讀書腔」等，是指讀書識字時用的書面性較強的讀音；白話音又稱之為「說話音」、「口語音」、「土解」、「俗音」、「語音」、「話音」等，則是說話時用的口語性較強的音。正因中國絕大多數的漢語方言系統中，都存在著文白異讀的現象，而閩語系統又是語言層次最為複雜的方言之一，因此歷來有不少研究閩語文白異讀的文章。

然而文白異讀這個概念是從何時開始？應該如何區分？二者之意義為何？

章太炎是最早發現了漢語方言中一個字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讀音。他在《新方言·自序》中提出了求本字、推語源的六個理論，其中的一個理論「一字二音，莫之其正」。他並且針對「一字二音」產生的原因和內容進行了分析，認為有時是文讀與白讀的不同。章太炎認為「蓋有誦讀占華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違古音者」即是文讀音一方面反映的是中古的唐韻，白讀音反映的是上古音；另一方面也提出「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說明瞭文讀音反映的是中古的唐韻，白讀音反映的是今音，章太炎在這裡提出了文白異讀在語音上的「對應性」。孫華(2006：p101)認為這裡所反映的語音差異中，通語與方言的語音差異主要反映語音在空間方面的差異；另外的則是反映了時間的推移所造成的語音差異。

趙元任《現代吳語研究》說：「在中國好些方言當中有些字讀書或咬文時是一種念法，說話時又是一種念法。」這裡，他指出了文白異讀實際上是使用的場合不同所造成的。

羅常培《廈門音系》(1993：P.41)提到：「各系方言的讀書音跟說話音往往有些不同，但很少像廈門音系相差那麼遠的。廈門的字音跟話音幾乎各成一個系統，所以廈門本地人發音時特別要聲明「孔子白」怎麼讀，「解說」怎麼讀。⁴」羅常培在此採用的是廈門當地人對文白異讀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羅常培在書中提出廈門話文白讀之間的轉變規律，他說「轉變條理，歸納成同聲異韻、同韻異聲和聲韻俱異三個例」。

羅杰瑞《閩語詞匯的時代層次》一文中提到：漢語方言有許多同源雙式詞或三式詞，如薄 báo /bó 詞匯層次的起因是因方言受過去某一時代的共同語或標準語的影響，這種語言借用的情形一直進行著。在中國南方語言借用的過程因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更顯複雜。雖說羅杰瑞是第一位提出閩語中的文讀音是外來的，但是文白異讀的情形是借音並非借詞，因此和羅氏文章中所提及的英語現象是不完全相同的。

⁴廈門本地人把字音叫做『孔子白』，把話音叫做『解說』。

王育德(2002b : p118) :

由這樣的傳統稱呼(指的是所謂的讀冊音、孔子白、土音、俗音、話音)來看,可知當地人存有其共通的觀念。亦即,文言音為解說聖人君子之教誨,即閱讀古典時的發音,而白話音則為日常口語會話時所發的音。所以,認為文言音較難而尊貴,白話音較易而粗鄙……。

雖說我們不能也無法完全否定一般人對於文白讀音的看法,但因說解的不夠精確,因而此看法並不被大多數的學者專家所認同,畢竟這是普羅大眾最淺顯易懂的定義。

王育德認為文言音(文語音、字音)的發音是從文字的傳承中得到的,白話音(口語音、語音)的發音則是得之於口語會話的語彙上。然而,文字即為語彙,語彙即為文字,兩者關係非常密切,有時要釐清二者間的微妙關係,說實在的是有些難度。

李如龍(2001:p45):文讀音用於書面語的朗讀或書面詞語;白讀音則用於口語交際或口語詞。而文白異讀是一種語音現象,也是一種詞匯現象。文白異讀中的語音現象因字音的不同,所以讀音有不同的來歷,再加上形成於不同的歷史時代,因此可以反映語音的不同歷史層次。文白異讀中的詞彙現象則是因為書面語詞讀為與共同語相近的音;口語詞則讀方言原有的音,因此也是一種不同詞彙類別的標誌。是故,李如龍認為文讀詞是不同時代套用共同語的語詞;白讀詞則是方言固有詞。

徐通鏘在《歷史語言學》一書中,就提到(P348):

文白異讀在漢語中是一種常見的語言現象,是語詞中能體現雅/土這種不同色彩的音類差異。平常說的「白讀詞」「文讀詞」之類的說法是模糊的,不確切的,因為文白異讀的「異」不是詞的「異」,而是詞中某一個音類的「異」。

徐通鏘認為一般的說法不足以說明文白異讀的「異」，因為「文讀」與「白讀」所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語音系統，是不同音系接觸的結果。他認為(1991：P349)：「白讀代表本地方言的土語，文讀則是以本地方言的音系所許可的範圍吸收某一標準語的成分，從而在語音上向這一標準語靠攏。」這種語言接觸或是向標準語靠攏，並非一夕間所造成的，由於時日久遠，關係錯綜複雜，難以釐清。誠如張光宇(1992)所說：

現代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是歷史權威或優勢方言進入地域方言後兩種音系互動的沉積。起初，兩音系各有使用並行不悖，寢假而起了交叉滲透，起了交叉滲透，於是產生了競爭、取代、抵拒、妥協、分工等一連串的過程。

簡言之，文白異讀就是不同音系因接觸而產生的疊置現象。

劉勛寧在〈文白異讀與語音層次〉一文中提到：「一般認為白讀是口語音，文讀是書面語讀音，但這種敘述是有問題的。」劉勳寧認為從本質上來說「文讀就是對標準語的音譯」。劉氏的文白異讀定義雖採用徐通鏘的看法，卻加以說明徐通鏘認為文讀的「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許可的範圍吸收」的意思即是要拿自己方言裡最接近權威語言的聲音去對譯，如此一來，就不能不受到自己原有語言系統的制約。

楊秀芳在《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中也提到(p4)：

文讀系統是一個移借系統，與它相對的白話系統則為原來的本地系統，二者不具親子相承的關係。當然，在同一系語言(漢語)中而有移借情形發生，二者之間仍有音韻上對當的痕跡可尋，但這種關係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

從徐通鏘與楊秀芳的看法中，可知文讀音與地方方言的讀音是對當的，主要是文讀音是在地方方言可接受的範疇中，即音韻系統所能接受的情況下，吸收某一標準音的語音成分，並且具有向此標準音靠攏的特性，因此就會產生劉勳寧所

說的文讀音一定會受到原有語言系統的影響。

張光宇(1992)說：文白異讀之所以興起，追根究底是因為古代方言音系發展不平衡所致。在語言發展的共時中，不同的語言的演化情形、速度快慢、與其他語言的接觸關係都是產生文白異讀的重要因素。

張振興在〈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異讀〉一文中說：「文白異讀是指意義上有關聯的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讀音，具有相同來歷，即在《切韻》系統裡具有完全相同的音韻地位。」⁵

綜觀各家學者對文白異讀的定義，可知文白異讀之不同從下列三方面可區分出來：

1. 場合：文讀用於讀書朗讀的書面詞語；白讀用於一般的口語或生活交際時所使用。
2. 語音：文白讀二者間意義上會有關連性，也有音韻上的對當關係。
3. 詞匯：文讀是不同時代套用的標準語詞；白讀則是原有的方言詞

由於古今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的文白異讀，和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發達的文字及語音系統，以及豐富的文獻或多或少都有關連性。再加上中國幅員遼闊、複雜且眾多的各地方言，以及各朝代間戰亂頻繁致使民不聊生，老百姓因各種不同的因素離開原鄉而遷徙到他方等等，這些都提供了語言最佳的改變契機及環境，讓語言產生了文白異讀的現象。久而久之，原本所使用的語言便形成了層次複雜的文白異讀系統。

藉由分析瞭解文白異讀的現象，我們便可以瞭解語言系統本身在歷時與共時中，語音及詞匯所受到的影響，進一步細分出此語言的不同層次，更可幫助我們理解語言的分合變化情形。

⁵ 張振興認為文白異讀是「具有相同來歷」，這裡所謂的相同來歷並非指異讀的產生來源是一樣的，其所指的「具有相同來歷」指的是聲、韻、調三個條件中，最少有一個條件是相符的。

第四節 文白異讀之區分方法

閩南方言中，除了有為數不少的文白二讀的現象外，還有一字三讀或三讀以上的例子也不少。以《彙音妙悟》一書所列舉的字來說：老字有 $l\text{ɔ}^2/l\text{au}^5/l\text{ɔnn}^2$ ，屐字有 $kiah^8/kik^8/kiah^8$ ，分字有 $hun^1/pun^1/hun^3$ ，小字有 $siau^2/s\text{ə}\text{ɔ}^3/sio^2$ ，馬字有 $ma^2/me^2/ma^2$ 等，皆有三讀。香字有 $hiang^1/hiong^1/pang^1/hiunn^1$ ，掌字有 $tsiang^2/tsiong^2/tsiunn^2/tsainn^2$ ，行字有 $hing^3/hing^5/hang^5/kiann^5$ 等，皆有四讀，甲字有 $kam^4/kann^4/kiap^4/kih^4/kah^4$ ，波字有 $po^1/pho^1/p\text{ɔ}^1/ph\text{ɔ}^1/pi^1$ ，長字有 $tng^5/tiong^2/tiong^5/tiunn^2/thiunn^5$ 等等，皆有五讀。

在讀音如此多且紛雜的文白讀音當中，要明確且清楚的釐清文白異讀的對應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要釐清《彙音妙悟》中的文白異讀更是難上加難，因為書中所收之字還有作者所標記的「正音」或「正」的語言資料部分，因此就凡例中的敘述來看，《彙音妙悟》應該涵蓋了三個語言層次。

文讀音和白讀音的關係，在發音上到底需要有多少程度的相似才能成立？才算是文白異讀？

王育德(2002b)認為要從：文言音與訓讀、語源探究、文讀音的種類這三方面去看。游子宜在他的博士論文《台灣閩南語一字多音之研究》上篇(p43-44)也說到，區分文白異讀的步驟：

- 第一步 必須排除其中的訓讀音
- 第二步 必須留意數個文白異讀中的音隨意轉現象
- 第三步 必須從音韻系統、詞彙、語法、押韻，實際調查等多方面著手進行

王育德與游子宜二人所說的，區分文白異讀不論是三方面亦或是三步驟，大體上是大同小異的。

一、訓讀現象

王育德與游子宜二人都認為在深入探討文白異讀之前，首先須要先判斷是否

爲「訓讀字」，因爲須先排除其中的「訓讀音」。然而何謂「訓讀」？

嚴學窘〈漢語中的訓讀現象〉一文中指出：

什麼是訓讀？簡言之，及共字殊讀，同義異讀，也就是由於同意詞的替代而產生的同義換讀。

王育德(2002b)也對訓讀字做了說明：所謂的訓讀字是他從日語借來的，意思是「取其字義而讀」。所謂的「取其字義而讀」是指依據漢字本身的意思卻以當地語言去讀它。

訓讀字是指借用的同義字或近義字當作本字，而把本字的口語音當作訓讀字的白讀音，因此就出現了訓讀音。在閩方言中，有許多的訓讀現象，而這些訓讀現象很容易搞亂文白異讀的系統。例如潮陽方言中，「欲」和「愛」意義相近，當潮陽人嘴上說 *ai*(愛的讀音)，這個音表示「想要、需要、將要」等意義時，筆下通常寫作「欲」字，而「欲」字就是所謂的訓讀字。

另外像永福方言裡的「田」和「塍」。永福方言把「水田、旱田」叫做 *tshan*¹¹，當地人直接寫成「田」字，因而導致一般人認爲「田」字的文讀音是 *thian*¹¹，白讀音是 *tshan*¹¹。但是「田」字是定母字，定母字在閩方言裡只讀 *t*-或 *th*-，現在讀成 *tsh*-，是不符合古今語音的演變規律。按《廣韻》，永福方言裡的 *tshan*¹¹，應是平聲蒸韻下的「塍」字，指的是「稻田畦也」。也就是說「田」是「塍」的訓讀字，而 *tshan*¹¹ 是訓讀音。

王育德(2002b : p124-125)認爲典型的「訓讀」例子有以下十個字，置於前的是文讀音，置於後的是訓讀字。(爲了整體音標一致，已將王育德的音標改爲教育部頒定的台羅拼音)

賭(端姥合一)	<i>to</i> ² : <i>kiau</i> ² 〈賭博〉
在(從海開一)	<i>tsai</i> ⁷ : <i>ti</i> ⁷ 〈在〉
斟(章侵開三)	<i>tsim</i> ¹ : <i>thin</i> ⁵ 〈傾注〉
賢(匣先開四)	<i>hian</i> ⁵ : <i>gau</i> ⁵ 〈能手〉
煙(影先開四)	<i>ian</i> ¹ : <i>hun</i> ¹ 〈香菸〉

短(端緩合一)	tuan ² : te ² 〈短〉
人(日臻開三)	lin ⁵ : lang ⁵ 〈人〉
殺(生黠開三)	sat ⁴ : thai ⁵ 〈切割〉
不(幫沒合一)	put ⁴ : m ⁷ 〈不要〉
肉(日屋合三)	liok ⁸ : bah ⁴ 〈肉〉

王氏所判定的這十個典型的訓讀例，主要的是依據兩個讀音之間聲母或韻母的語音對應關係不符合文白異讀的對應系統，因而判定為訓讀字。例如：「賭」字是端母 t，而出現 k；「在」字是從母字，出現 t；影母的「煙」字，出現 h，先韻出現 un，這些都是些奇怪的現象，因此王育德認定這十個字為訓讀字，因此也不能將其當作白讀音來處理。

《彙音妙悟》中也有些訓讀字：

香 hiang¹(喜聲商韻陰平)正：花~
 phang¹(普聲江韻陰平)解：~味
 hiong¹(喜聲香韻陰平)：芳也
 hiunn¹(喜聲箱韻陰平)：~燭

上述例子中，作者黃謙於第一個字旁標明是「正音」，第二則標明為「解」，第三第四個字旁未標明，但從韻部本身則可得知第三個 hiong¹ 為文讀音，而「香」是訓讀字，phang¹ 應訓讀音，本字應是「芳」字⁶。

至於第四個讀音是個名詞，指的是祭祀、拜拜時所使用的「香」，原為陽聲韻的字，卻成了鼻化韻的字，也非所謂的陰陽對轉，因為主要元音完全不符。「香」字的前三個讀音的意思皆為形容詞，而 hiunn¹ 這個音的詞意是為名詞，既不是文讀也不是白讀的問題，而是另有他意，就如同游子宜在他的博士論文《台灣閩南語一字多音之研究》中所說的，在分辨文白異讀時還得注意「音隨意轉」的情形，

⁶ 香字在《廣韻》為曉母陽韻平開三，按文白異讀的對應關係，曉母字的白讀音多讀為 h、kh，但此處讀為 phang¹ 是為唇音字，不符合文白異讀的對應關係。因此，此處的「香」字應為「芳」的字訓讀字。

主要是詞彙上的問題。

足 tsiok⁴(爭聲香韻陰入)：滿也；人~

kha¹(氣聲嘉韻陰平)解：手~

腳 kha¹(氣聲嘉韻陰平)土解：(無解釋亦無詞彙)

「足」字，意思指的是滿足之意，或夠也。「足」字在《廣韻》是精母鐘韻入聲開三。精母字無論是文讀或白讀，都是讀為 ts- 的音，然在此讀為 kh- 的音，是不符合音韻對應原則。而黃謙在嘉韻氣聲陰平中的嘉字旁註明「解」，若是不查，會誤以為 kha¹ 便是 tsiok⁴ 的白讀音⁷。在此，「足」字讀為 kha¹，乃是訓讀現象，即是「足」是「跂」的訓讀字，kha¹ 則是訓讀音。

還有「睡」字，在《彙音妙悟》中有兩個讀音 sui⁷ 和 khun⁷，其中 khun⁷ 為訓讀音，其本字為「睏」。這些訓讀字和真正的文白異讀，是需要釐清的，否則不小心又會誤判。



二、破讀現象

在分析確認文白異讀的讀音時，第二個要注意的要點則是「破讀現象」。破讀的現象是早期先人偏重字義，輕視字音的關係，造成音隨意轉，因而產生了此現象。倘若在判斷時不加以注意，就會將這些破讀現象的字，也視為文白異讀的對應關係。例如：

《廣韻》：

長 澄母陽平開三

知母陽上開三

⁷ 案：tsiok⁴ 和 kha¹ 在音韻上並不對當。足，《廣韻》為精母鍾入開三，然對應精母字文讀或白讀都讀為 ts-，並沒有讀為 kh- 的音。而《彙音妙悟》嘉韻下有一字「腳」，黃謙也註明為「土解」，此字在《廣韻》裡屬見母陽入開三的字，符合語音上的對應，此字才是「足」字的白讀音，是真正的「kha¹」的本字，現有些學者則寫成「跂」字。

《彙音妙悟》：

- 長 tŋ⁵(地聲毛韻陽平)：~短
tion²(地聲香韻陰上)：尊也
tion⁵(地聲香韻陽平)：砵，凡也
tiunn²(地聲箱韻陰上)：鄉~，~房
thiunn⁵(他聲箱韻陽平)：~短⁸

其中 tion²/tion⁵ 爲文讀音，tŋ⁵/tiunn² 爲白讀音。但是否有相對應的文白異讀？經由分析 tion⁵：tŋ⁵ 是一組，意思是指度量衡；tion²：tiunn² 是一組，意思是尊長之意或是地位較高者，若是不察因詞彙上的意義不同而致使讀音有異，則有可能混淆兩組之文白讀的讀音系統。

另外，如行字：

《廣韻》：

- 行 匣母庚去開一
匣母庚去開二
匣母唐平開一



《彙音妙悟》：

- 行 hing³(喜聲卿韻陰去)：品~，言~
hing⁵(喜聲卿韻陽平)：往也，步也
hang⁵(喜聲江韻陽平)：~伍
kiann⁵(喜聲京韻陽平)：~路

其中 hing⁵：kiann⁵ 是一組對應的文白異讀，《廣韻》匣母字所對應的白讀聲母有 h-、k-、Ø-，除了符合語音的對應現象外，詞義上亦符合。而 hing³/hang⁵ 則是破讀現象，因爲詞意不同，hing³ 指的是品行、言行等，是爲名詞；而 hang⁵

⁸ 長字在箱韻他聲陽平下，光緒甲午(1894)年版並無註解或詞彙，但姚榮松所收的光緒乙巳(1905)的薰園藏版下，有~短一辭。

雖然也當作名詞，但指的是隊伍、銀行等意思。

另外，像是上一小節所舉的例子中，「香」字讀為 *hiunn¹* 時，是別有他意，指的是拜拜時所使用的物品，是為名詞，因此是一破讀現象，並非文白異讀的不同。

《廣韻》：

分 奉母文去合三
非母文平合三

《彙音妙悟》：

分 *hun³*(喜聲春韻陰去)：職~
hun¹(喜聲春韻陰平)：與也、判也。
pun¹(邊聲春韻陰平) 土解：~物

《廣韻》的非母字的文讀聲母為 *h-*，白讀聲母讀為 *p-*，而對應於奉母的文讀聲母大部分是 *h-*，白話聲母 *p-*、*ph-*。少數字的文白讀都讀 *p-*。然而這裡的「分」字，並不是有兩個文讀音，而是其中有一個是破讀現象，但如何分辨哪一組是文白異讀的關係？在這裡就必須從詞彙的意思去判斷。文白異讀就只是這個詞彙用於讀書時或說話時所讀出的音，詞彙的意思是有關係的，但是破讀則是「音隨意轉」，除了有不同讀音外，最主要的是這個詞還有其他意涵。

像「長」「行」「香」這種例子，如果不加以細察，就會誤認為這二字所有的音讀皆有語音上的對應關係而導致誤判。而這種破讀現象是可以從詞意及詞性上的差異去做判斷的。

對於第三的語源探究，王育德認為應該是要達到語音與辭意的對應，如此一來可信度才高。但因為傳統上「引申義云云」，同時主張語義變化(Semantic change)的擴張和廢用化(obsolescence)。再加上前人對此條件設定的鬆散，容易陷於牽強附會，引申義考察更加困難，因此王氏認為以語音為基礎，依據該方言的文白異讀的系統研究，演繹出音韻的對應法則，便可下更嚴密的判斷。

湯炳正的《語言之起源》一書中就提到古語有「偏舉」的現象，即是先民創造語言的時候，一個單詞實際上等於一個句子的含義；然而在這個句子中，先民

創造語言時，僅僅取其中一個詞義來代表全句，實為「偏舉」。

正因如此，雖提出要探究語源，須從語音和詞彙的對應著手，但情況複雜且難度很高，所以他最後仍是以語音為基礎，再加上文白異讀的對應關係去判斷。雖然筆者非常贊同王育德的看法，然個人認為那是針對做了田野調查，累積了許多錄音資料的語言來說，手邊有許多活語言時，王氏所提的方法便是一可行的辦法。

然就《彙音妙悟》一書來看，若要正確且深入的分析其文白異讀，除了本身的語音系統外，還得藉助詞彙的意涵幫忙理解，畢竟有些並非文白異讀的關係，再加上有些人名是罕見字，到底是文讀音還是白讀音？倘若不再去查考其他資料是很難下判斷的。《彙音妙悟》一書中被收字的讀音我們從聲韻調的配合關係中是可以掌握的，而被收字的意思及其詞彙，黃謙皆已清清楚楚地羅列於書中，我們既可藉這些資料去判斷音讀是否正確，還可以藉由詞彙的注解資料，做更正確的分析歸納。

三、《彙音妙悟》中的讀音的類別

《彙音妙悟》一書中，從黃謙自己在自序中的字母法式下，在各個韻目旁所做的標示可知有「正音」、「文讀音」與「白讀音」三類。若剔除訓讀音以及具有破讀現象的被收字外，最後則剩下唯有一種發音的字，在韻書中是佔絕大多數的，傳統對《彙音》的研究上，這些字的語音大多被視為是文讀音，然王育德認為此種看法並非絕對且安全的，因為這種文讀音的內容並非那麼單純。

這些只有一種讀音的字，有些是純粹的文讀音，有些是被視為白話音的文讀音，還有一些則是被視為文讀音的白話音。這些文讀音與白話音重疊的單音詞，是應該要多方比較分析的。除了針對語音系統本身的分析外，還需要藉由文字的本意、詞彙、語法等，從語意、語義、語用方面多方交叉比對分析，或是從當時讀書人的詩文押韻等等，去分析、去應證，才能真正釐清文白讀的關係及予以正確的判斷。

第五節 《彙音妙悟》文白異讀對應舉隅

閩南語研究的文獻資料中，探討文白異讀的篇章為數不少，例如：周長楫〈廈門話文白異讀的類型〉(1983)，馬重奇《漳州方言志》(1994)，張振興〈漳平方言的文白異讀〉(1989)，何大安〈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1981)，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1982)，王育德《閩音系研究》(2002)等論文或單篇的期刊，對於文白異讀的探討都非常深入，對筆者啓發頗多。

在眾多學者先進的研究分析下，文白異讀是可以區分出最基本的兩個語言層次，即是文讀層與白讀層。當然，若是語言材料以及文獻資料足夠，仍能再細分出不同的語言層次或是找出語言的底層系統。然就文讀層與白讀層這兩個語言層次來論，二者的差異正如同張振興所說，分別表現在聲、韻、調的不同上，然是否單從聲、韻、調這三方面去考慮就能清楚的釐清，仍須謹慎分析。

本節僅針對前賢學者從閩語整體的音節結構來看文白異讀，並整理出兩者間的對應類型，並以《彙音妙悟》所收錄之字，作一簡略的對應舉隅。例舉之標記方式：w 爲文讀音，p 爲白讀音，分號後註明註解或是詞彙，若是詞彙，則列舉字以“~”代表。

(一) 聲母不同者。例如：

1. 分 hun¹(w)：與也，判也

pun¹(p)：~物

2. 書 su¹(w)：紀也；文~

tsu¹(p)：書冊也；讀~

3. 佛 hut⁸(w)：戾也；神~

put⁸(p)：神~

4.潤 jun⁷(w)：澤也；潭~

lun⁷(p)：淡~

5.手 siu²(w)：~足

tshiu²(p)：~腳

(二) 韻母不同者。例如：

1.羊 iang⁵(w)：牛~

iunn⁵(p)：牛~

2.山 san¹(w)：高大曰山

suann¹(p)：草木生

3.官 kuan¹(w)：宦也，司也

kuann¹(p)：~府

4.六 liok⁸(w)：老陰數名

lak⁸(p)：數名

5.九 kiu²(w)：陽數也

kau²(p)：數名

(三) 聲調不同者。例如：

1.跌 tiat⁴(w)：僕也

tiat⁸(p)：蹶也

2.滷 lo²(w)：鹹~

lo⁶(p)：益~⁹

⁹ 此處光緒甲午年(1894)的本子字跡模糊，無法辨識是何字。道光辛卯(1831)、光緒庚辰(1880)和光緒乙巳(1905)都為「益滷」；然光緒癸卯(1903)為「鹵滷」。日本學者樋口靖則註明為「塩滷」。

3.庖 pau⁵(w)：廚山，烹飪之所
pau¹(p)：~廚

(四) 聲母、韻母不同者。例如：

1.飛 hui¹(w)：禽鳥之飛
pə¹(p)：鳥飛也

2.尿 liao⁷(w)：小便也
jio⁷(p)：小便也

3.話 hua⁷(w)：與人說話
ue⁷(p)：說~

4.下 ha⁶(w)：上~
e⁶(p)：上~
he⁶(p)：授~



5.十 sip⁸(w)：數也；終也
tsap⁸(P)：數名

(五) 聲母、聲調不同者。例如：

1.五 ngo²(w)：數也；~行
go⁷(p)：數名

2.糊 ho¹(w)：粘也
ko⁵(p)：粘也

3.佔 tiam⁵(w)：~短：輕薄也
tsiam⁷(p)：才霸~

(六) 韻母、聲調不同者。例如：

1. 通 $\text{thong}^1(\text{w})$ ：相~
 $\text{thang}^7(\text{p})$ ：達也，明也

2. 具 $\text{ki}^7(\text{w})$ ：俱也
 $\text{ku}^3(\text{p})$ ：備也

3. 網 $\text{bong}^2(\text{w})$ ：取魚網罟
 $\text{bang}^6(\text{p})$ ：魚~

4. 漂 $\text{phiau}^2(\text{w})$ ：水中洗絮
 $\text{phio}^3(\text{p})$ ：~布

5. 宋 $\text{song}^7(\text{w})$ ：國名；姓
 $\text{sang}^3(\text{p})$ ：國名；姓



(七) 聲母、韻母、聲調皆不同者。例如：

1. 二 $\text{ji}^3(\text{w})$ ：一之對
 $\text{nng}^3(\text{p})$ ：一~

2. 耳 $\text{jinn}^6(\text{w})$ ：司聽也；木~
 $\text{hi}^2(\text{p})$ ：~仔

3. 畫 $\text{hua}^7(\text{w})$ ：繪也
 $\text{ueh}^8(\text{p})$ ：字~

以上便是從整體音韻結構來看文白異讀的七種類型。判斷文白異讀的三個因素就是聲、韻、調的差異。上列所舉的例字中，前三者只有一個條件不同，第四至第六則有兩個條件因素不同，最後則是聲、韻、調皆不同。

張振興(1989a : p17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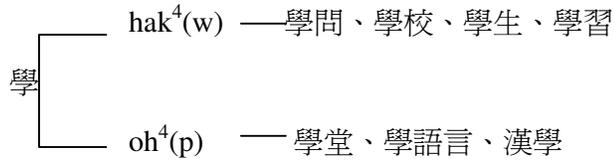
在語音演變上具有相同來歷的兩個讀音，在聲韻調三個因素中，只要有一個因素不同，而且這種不同還反映了一類語音的兩種不同分化，是帶有系統性的差別，那麼這兩種讀音就可能是文白異讀的關係。

張振興以「可能是」文白異讀的關係來說明，是因為他認為在文讀層或白讀層的大層次裡，還是有各自的小層次存在，實在無法將語言系統一分為二，因為一個字的兩個讀音中，有可能都是文讀音，有可能都是白讀音，也有可能是一為文讀音，一為白讀音，複雜的情形是需要針對語音系統做詳盡的分析後才能正確的判斷其語言層次。

至於《彙音妙悟》一書中所代表的是文讀音還是白讀音？單從作者本身的說明來看，基本上最少可區分為「文讀音、白讀音、正音」三個語言層次。雖說作者在各韻前頭都做了標示，或是在韻字旁加註，但在區分文白異讀上，仍須謹慎處理，畢竟影響文白異讀產生的條件因素太多了。

第六節 文白異讀的意義

文白異讀的現象若是從語用學的角度來看，則是反映了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的語音結構上的風格不同。就如上節所述，一般大眾認為文讀音較為文雅、比較接近官話系統，白讀音則因為用於口語，因此給人較貼近生活、較為粗俗的感覺。舉凡新的詞彙進入到當地的方言系統時，人們基本上都取文讀音作為其語音。例如：



當然這種區別並非百分之百絕對正確的，因為仍有一些詞可以讀文讀音的 hak⁴，也能讀白讀的 oh⁴。例如：大學、中學、小學等等。

對於雙音節的辭彙，特別是較通俗的詞語中，在日常生活中，其構詞的方式中也有以文、白讀音來組成的辭彙。這些以文白讀所組成的辭彙裡，有些是白讀音或文讀音，也有半白半文或是文白交叉。例如：

- | | |
|-----|---|
| 白+白 | 笑話[tshio ³ ue ⁷]、蒸籠[lang ⁵ sng ⁵]、雨水[hə ⁷ tsui ²] |
| 文+文 | 鼓吹[kə ² tshui ¹]、教程[kau ³ ting ⁵]、大學[tai ⁷ hak ⁴] |
| 白+文 | 天公[thinn ¹ kong ¹]、十分[tsap ⁸ hun ¹]、貨物[hə ³ but ⁸] |
| 文+白 | 公園[kong ¹ hng ⁵]、解說[kai ² sueh ⁴]、表兄[piau ² hiann ¹] |

無論是哪一種構詞方式，有些能隨意變讀，有些若是隨意變讀，則會產生意思上的不同。例如(前者為白讀音)：

- | | | |
|----|-------------------------------------|-----------|
| 三國 | sann ¹ kok ⁴ | 不特定的三個國家 |
| | sam ¹ kok ⁵ | 漢末魏、蜀、吳三國 |
| 大寒 | tua ³ kuann ⁵ | 很冷 |
| | tai ³ han ⁵ | 節氣名 |
| 大家 | tua ³ ke ¹ | 大家庭 |
| | tai ³ ke ¹ | 眾人 |
| 大人 | tua ³ lang ⁵ | 成年人 |
| | tai ³ jin ⁵ | 當官者、員警 |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研究方言的文白異讀，是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的語音沉積的痕跡。周振鶴、遊汝傑(1986：p50)說：

在一般方言中，一個詞往往有兩種或多種讀法，包括文白異讀。這些不同的讀法反映移民及其文化浪潮的歷史層次。如廈門方言中『石』字，口語讀[tsioh]單用，指石頭；在『石硯』（硯台）中讀[siah]；文讀則是[sik]。又『席』字，在『席仔』（草蓆或籐蓆）中讀[tshioh]；在『筵席』中讀[siah]；文讀則是[sik]。這個字的三種讀音，第一種應是秦漢音，第二種是南朝音，第三種是唐宋音。這三種音代表廈門話的三個歷史層次，這也正是北方文化在秦漢、西晉末漢唐末三次入閩的遺跡。

文白異讀原本就是不同語音音系接觸的結果，文白音疊置之後競爭、調整、混雜，而這些文白異讀的資料，可以為研究者提供認識古漢語語音以及中古音的部分面貌，更是我們研究漢語語音發展的寶貴材料。



第七節 語言層次

文讀音與白話音並非一時一地所形成，它有因時間發展所形成的古今語之異，也有因空間橫向產生變化的方言差異，因此就必須瞭解語言和語言之間如何在時空交錯中擦出火花。

在本章第一二節我們討論到移民者對語言的影響，以及閩方言的形成概況，我們知道閩方言保存著上古音和中古音，一般認為上古因多半是白話音，而中古音則是讀書音。然而這個區分太過簡易了，一個語言若只是單純的以二分法將它區分，是無法探究語音內部的情形，更何況文白異讀非常豐富且複雜的閩方言，

是不可能只有單純的文白二讀。然而文白異讀又是如何產生？主要還是新移民將自我的語言帶入新居住地，兩種語言因為接觸而產生影響。

一、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大致可分成兩大類型：

1. 自然接觸：

所謂的自然接觸是指同一空間中不同語言間的相互接觸。而語言的自然接觸是通過雙語或多語展開的，因此就會在同一個地區形成了異常複雜的語言關係。

2. 非自然接觸：

非自然接觸指的是兩種語言並非在同一空間展開的，而是在不同空間藉由文字傳播或文獻翻譯而展開的接觸，例如：隋唐時期，日語和中國北方漢語的接觸；六朝時期，日語和中國南方漢語的接觸。

若是從地理方言學上來看語言接觸，則語言接觸可分為三種類型：

1. 不接觸：

不接觸指的是從地理的角度來看，若有兩種語言雖處在同一時間點上，然因為相隔遙遠，還有人民間的交流幾乎停擺的情況下，語言間是不會互相影響干擾。

2. 有限接觸：

有限接觸指的是兩種語言間，只有部分交集，其他都不受影響。就像豐原一個以閩語為主的區域，與它交界的是以客語為主的東勢，兩種語言僅在兩地交界處相互影響，並未擴及到全市鎮。

3. 無限接觸：

無限接觸則是指兩種語言間，在任何空間、任何時間上都同時存在，因此相互間的影響就很大，如華語。當國民政府來台時，訂定北京話為官方語言時，它便時時刻刻影響著閩語，無論在發音、詞彙或是語法上都受到影響。

語言接觸既然是因移民者的遷入，而與原地語言產生衝突而起了變化。倘若我們將學習新語言時，自己的母語也會對新語言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語言接觸的互相協調過程便會產生下列的情況：

1. 母語干擾：即本身的語言對第二語言結構形成的干擾。其干擾是包含語音、詞彙、語法等等。所以當移民者到新居地時，需要學習當地語言，便會以自己母語的語音、語法等，套用到新語言上。
2. 借貸：母語借用外來語(即借用第二語言的辭彙)。借貸的單位不是語素而是詞或詞以上的單位。而所謂的詞是最小的有生成能力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受借語言中的借貸語素是有分佈條件的，即是語境分佈和地域分佈。

從中國的語言和歷史來看，語言間的深層影響主要因素便是民族雜居，各民族間爲了溝通，透過學習，形成了雙語制。使用者掌握兩種語言的程度往往是不同的，而且語言間常會發生內部類化的情形。這裡所說得類化就是：將一種語言的特徵推廣到另一種語言的固有成分中。類化讓兩種性質不同的語言，在某些方面變得雷同相近。

而類化就是將第一語言(母語)的語言特徵推廣到第二語言上，但語言間的語言勢力也會影響類化的趨向，例如：A 語言的民族在地區居統治地位，擁有政治權力，或是經濟、文化生活在水準之上，或是人口數量占絕對優勢，那麼 A 語言就是優勢語言，反之則爲劣勢語言。此時優勢語言的語言特徵就會影響到劣勢語言。

然而這種雙語制度並不會長期保持不變，因爲經過長時間的影響，慢慢地又會回到單語制度。回到單語制的時期，我們便很難看到語言相互影響的痕跡與變化，此時唯有從歷史上的族群接觸、族群融合去分析，藉由文獻歷史記載的遷徙資料，慢慢抽絲剝繭，找出影響的存在及發展的源頭。

二、語言層

當語言因為接觸而開始產生一些新的變化時，原來參與接觸的不同的語言變體(linguistic variety)，會對新的變化發揮不同的作用力，也就扮演不同的角色。這些不同的作用力，在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痕跡，便是將其稱之為「語言層」(linguistic stratum)。

所謂的「層」(stratum 或 layer)所代表的是語言中的異質成分，這個異質成分包括音韻、辭彙、構詞、句法等各方面。如果語言的接觸是一波接著一波的進行，那麼每一波所帶來的異質成分就會形成一個層，因此才會有一層又一層的語言層。

從研究語言演變的「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的觀點來看，太小的語言層，對於長時間距離的觀察來說，意義並不太大；若是大的語言層，或許可以從中看出比較大的且有系統的特點，對語言的演變解釋，是比較具有重要性及價值的。

語言的發展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除了語言分化之外，語言融合、語言轉用等情況一直持續在發生，因此，語言學家為了瞭解語言融合、語言轉換等語言發展的情況，提出了語言底層理論。

什麼是「語言底層理論」？語言底層理論是在 19 世紀時，由德國語言學家勃列斯多夫所提出的，後來經由義大利語言學家阿斯戈利等人的闡發，到現在已成了應用廣泛的理論了。

語言底層理論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必定會產生語言轉換的現象：有些語言是勝利者，所以被流傳下來；有些語言是失敗者，因此被歷史淘汰最後消亡殆盡。

勝利者的語言吸收失敗者的語言成分，它所吸收的這些語言，就是所謂的「語言底層」。就如前面所述，當兩種語言接觸形成雙語制，經過一段時間便會慢慢過渡到單語制，然在過渡時期，多數是放棄第一語言，轉用第二語言，或是選擇優勢語言，放棄劣勢語言。這時候，被淘汰的語言的語言特徵，有些部份就會積澱在勝利的語言裡，這就是所謂的語言底層。

因此，對於民族關係複雜、語言變遷久遠且複雜的亞洲地區的語言來說，語

言底層理論是研究這些地區語言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礎。

台灣地區因為政治因素，加上教育普及，因此華語以勝利者之姿，漸漸影響台語發展，致使許多人對於許多台語詞彙顯得陌生，讓華語的語音、詞彙漸漸將台語吞食。例如：

華語	台語
台南 去所 / 了所 /	*thai ⁵ -lang ⁵
	*tai ⁵ -lang ⁵
零食	sit ⁴ -siu ¹ -a ²
看醫生	khi ³ hoo ⁷ i ¹ -sing ¹ khuann ³
	*khuann ³ i ¹ -sing ¹

第一例是聲母受影響讀為送氣的舌尖音，再加上華語已沒有雙唇鼻音韻尾，因此以舌根鼻音韻尾替代。第二例則是此詞彙在一般年輕人身上，已經很少聽到，大多以華語替代。第三例則是受到華語語法的影響，現在很多人生病都說我要去 khuann³ i¹-sing¹。

上述的例子是華語影響到了台語，然而語言的影響是相互的，並非呈現單向發展。因此，華語也會受到台語的影響。

台灣的閩南語畢竟是大多數人的母語，雖說我們使用的語言改變了，但平日或是還未受教育前，仍會以母語與家人溝通，漸漸地大家常會將台語的辭彙、語法加入華語系統中，取代原有的華語詞彙或語法，有些成為專屬於台灣地區所使用的辭彙語法現象，例如：

語法部分：

華語	台語
1.我吃了飯了	我 <u>有</u> 吃飯
2.有空我們到臺北去玩/有空我們去臺北玩	有空我們 <u>來去</u> 臺北玩

3.那位小姐漂亮極了

那位小姐很漂亮說¹⁰

詞彙部分：

華語

台語

1.龜毛(挑剔)

ku¹-mɔ¹

2.熊熊(忽然)

hiong⁵-hiong⁵

3.霧煞煞(模糊不清)

bu⁷-sa³-sa³

由於語言接觸的頻繁，或許在未來的數十年後，便有人開始研究分析，華語的語言層次。然而，語言層次是否只是語言接觸所產生的呢？

依據班弢(2006)中所說的，他認為閩南語底層語言的形成是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探討：

(一)語言底層形成的基礎即是「民族底層」的存在：

一個民族因為遷徙和融合所形成的民族關係是造成「民族底層」的主要因素。「民族底層」則是語言底層存在的主要基礎。例如：許多學者研究發現，閩南語當中，有許多辭彙是源自於少數民族的。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遷徙、融合正是台語底層形成的基礎。

(二)語言轉用現象的存在：

語言底層形成的另外一個基礎原因便是語言轉用現象的存在。根據班弢的研究認為語言轉用現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1.環境造成的語言轉用

中國古代由於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因此，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少之又少，此地理上的優點即是能保存當時的語言與文化不受外地的影響而產生變化，缺點當然是阻礙文化本身的發展。至於地理環境位置處於交通要塞，政治經濟繁榮，

¹⁰ 此語法是盧廣誠在《台灣閩南語詞彙》一書中所提到的閩南語中的「意猶未盡」的說法，「說」後面的意思由聽者自己發揮想像。

南來北往的地區，常常是成爲語言接觸、語言轉換發生頻繁的區域。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中，語言轉用便經常發生，有時是爲了方便交際應酬，有時是出於自願，有時卻又是迫於無奈。無論是何種原因，都可發現一定數量的人群裡的語言轉用是造成底層語言的直接原因。

2. 通婚所造成的語言轉用

在語言複雜的地區，通婚實際上常常是導致局部語言環境改變的直接且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導致語言轉用的直接因素之一。以現在台灣地區的語言發展來看，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例如：台中市豐原區所居住的人口以閩南人爲主，鄰近的東勢區則是以客家人爲主，兩地的交界處，常住著通婚的閩南人與客家人所組成的家庭，因而造成當地許多人閩客語夾雜使用而不自知。另外，再加上現在台灣地區外籍人口比例增高，新台灣之子的語言發展，或許將呈現出另一種發展現象，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一旦不同族群的人通婚後，其中一方在生活上發生語言轉用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剛開始是採用雙語狀況，久而久之，過了磨合時期，最後一定會達到家庭語言的統一。

3. 大量雙語者的存在

因爲通婚導致出現了雙語家庭，或是因爲必須學習所謂的官方語言，因此致使採用雙語的人口數量增加。眾多雙語者的長期存在爲底層詞的產生、底層現象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像是現在在台灣許多人都是國台語雙聲帶，然而因爲整個大環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影響，許多年輕一代的是聽得懂卻只會講一點點簡單的台語，時間一久，他自己所使用的語言形成單語制後，使用華語的機會居多時，就能夠發現在華語詞彙中，留有台語的詞彙痕跡，例如：這裡有許多「好康」拿都拿不完；候選人全市「走透透」。

語言是社會現象，他常隨著社會分化而分化，隨著社會統一而統一。而語言分化，專家學者按親疏關係分爲語系—語族—語支—語言—方言—土語等層次。語言轉用則是一種語言戰勝另一種語言。而語言接觸則是強調接觸後的影響，是

要了解借詞和文白異讀等現象。

瞭解了語言中的各個層次以及底層詞是如何產生的，是有助於我們在分析《彙音妙悟》時去釐清它的歸屬，因為閩南方言的形成是漢語方言中頗為複雜的一個語言系統。

